歷史與空間

# 高高的紫藤樹

■戴永夏

紫藤又名「藤蘿」、「朱藤」，是花木中少見的高大藤本植物。它葉形美麗，花串垂長，虯枝蜿蜒，生意盎然。每到春末夏初，紫藤吐艷之時，一串串碩大的花穗便垂掛枝頭，紫中帶藍，幽香撲鼻，燦若雲錦，美不勝收。它攀緣樹上，便是擎天花柱；糾結架中，便是錦繡長廊；垂掛牆前，便是飛流直瀉的紫色瀑布……不管在哪裡，它都能跟周圍景物和諧相處，為之增光添彩。唐代大詩人李白曾在《紫藤樹》一詩中讚美道：「紫藤掛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流美人。」生動地描畫出紫藤的優美姿態和迷人風采，可謂知音之言。

紫藤雖然葉美花艷，但因枝幹蜿蜒虯曲，善於攀爬，所以也常遭人非議。另一唐代詩人白居易在《紫藤》一詩中就寫道：「藤花紫蒙茸，藤葉青扶疏。誰謂好顏色，而為害有餘。下如蛇屈盤，上若繩縈紆。可憐中間樹，束縛成枯株。柔蔓不自勝，裊裊掛空虛。豈知纏樹木，千夫力不如。先柔後為害，有似諛佞徒。附着君權勢，君迷不肯誅。又如妖婦人，綢繆蠱其夫。奇邪壞人室，夫惑不能除……」白老先生在詩中借物喻人，發洩不滿，自然無可厚非。但他把紫藤比做「先柔後為害」的奸佞之徒，蠱惑男人的「妖婦人」，專門附炎趨勢，為害於人，字裡行間充滿對紫藤品格的鄙視與貶斥，這未免有些過分，也有失公平和厚道。

且不說白居易寫這首詩有何政治背景，懷有怎樣的偏見。就紫藤本身而言，也絕非他說的那樣不堪。實際上，在民間，紫藤很受人喜愛。它代表吉祥與富貴，象徵美好的愛情；善解人意，心與人通。它與人的默契，遠在一些隨風搖擺的花木之上……

在威海劉公島上，北洋水師提督署內丁汝昌曾居住過的小庭院裡，就生長着一棵高大的紫藤樹。這棵丁汝昌親手栽下的紫藤，並不是天生的「異類」，而是經過了丁汝昌的刻意改造。他嫌紫藤雖然繁茂但生長隨意，便將分散的枝條編在一起，讓眾枝齊心合力，竟也長成了直立粗壯的樹幹。這樹幹獨立挺拔，不屈不彎。百多年來，它靠了自身的力量，擎起了巨傘狀的樹冠，翁蓊鬱郁，茁茁壯壯，抵禦着寒冬的刀霜雪劍，承載着厚重的歷史滄桑，像楊柳一樣繁茂，如松柏一樣堅強！

丁汝昌是按照自己的志趣和性格來打造紫藤樹的。而紫藤又以自己的堅毅頑強和獨特個性來見證歷史，折射出主人不屈不撓、剛正不阿、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壯烈人生……

丁汝昌（1836—1895），安徽廬江人，早年曾參加過太平軍，降清後被編入湘軍，以軍功卓著升任總兵，加提督銜。清光緒五年（1879），他得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賞識，留在北洋海防，從此開始了籌建北洋海軍、守衛中國海疆的人生歷程。光緒十四年（1888），清政府的北洋海軍正式成立，丁汝昌被任命為海軍提督，成為中國近代海軍的首任統帥。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軍在豐島海面向北洋海軍艦隊發動突然襲擊，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9月17日，丁汝昌率北洋海軍艦船十艘，與日本聯合艦隊十二艦在黃海大東溝一帶激戰5小時，北洋海軍「致遠」艦等四艦被擊沉，日軍六艦遭重創。丁汝昌在戰鬥中身負重傷，帶傷指揮，直至戰鬥結束。

■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 網上圖片

在強敵面前，身為海軍統帥的丁汝昌積極主戰。但李鴻章卻下達了「避戰保船」的命令，不准北洋海軍出威海衛作戰，因而使他難有作為，導致海戰嚴重失利。然而朝野各方卻把責任全歸到他一個人身上。旅順陷落後，他先被革職（暫留本任），後又差點被逮之刑部問罪。但他不計個人恩怨得失，仍積極部署威海衛的水陸防務，準備跟日軍決一死戰。

由於北洋海軍無法突破李鴻章的禁令出海作戰，很快陷入了日軍陸海兩面的包圍，停泊在劉公島海面的艦隻多被擊沉、擊傷。眼見北洋海軍大勢已去，部分洋員和威海衛水陸營務處提調牛昶昺密謀策劃投降，並煽動一些護軍士兵向丁汝昌「乞生路」降敵，遭到丁汝昌的嚴詞拒絕。

這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也軟硬兼施，在除夕這天給丁汝昌送來勸降書。丁汝昌絲毫不為所動，以「吾身已許國」自勵，決心跟敵人血戰到底，並將勸降書上交李鴻章，以明心跡。

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得知山東巡撫率領的援軍由煙台西撤萊州，解圍的最後希望破滅了。他召集洋員和各艦管帶開會，主張突圍圖存，但無人響應；他又下令炸沉「鎮遠」艦以免資敵，仍無人執行。最後，在陸路炮台相繼失守，劉公島已經孤立無援，一些貪生怕死的將領紛紛脫逃、投降，即將覆滅的北洋艦隊遭清廷拋棄的情況下，丁汝昌寧死不屈，於12日凌晨，在絕望中以身殉國……

丁汝昌就是在提督署的這個小院中吞鴉片自殺的。他死後，腐敗的清廷不但不嘉獎這位忠義愛國之士，還降旨籍沒其家產，不准下葬。刑部又用三道銅箍捆鎖丁汝昌的棺材，連棺帶箍遍塗黑漆，以表明棺主為戴罪之人……所有這一切，丁汝昌親手栽下的這棵紫藤樹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它強忍悲痛與憤怒，沉默不語，只知自強不息地生長着，年年開花如故。它分明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延續着英雄的生命，褒揚英雄的忠魂；以其特有的方式，對腐敗的封建統治者進行無聲的控訴和抗議！

令人景仰的紫藤啊，如今你應當感到驕傲。你最早沐浴過英雄的恩澤，又最勇敢地見證了那段悲壯歷史。你是樹中的偉丈夫，又是民族英雄丁汝昌的化身。當無數遊人前來憑弔英雄、傾聽你的無聲控訴時，都向你投以欽敬的目光。這，不正是對你的充分肯定和最高獎賞嗎？

字裡行間

■黃仲鳴

# 魏紹昌的鴛鴦蝴蝶

少年時代愛看武俠小說，記憶最深的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後來才知這部書被歸入所謂「鴛鴦蝴蝶派」。這有沒有搞錯？以當時粗淺的學識來理解，「鴛鴦蝴蝶派」應是指談情說愛的小說，怎會是刀光劍影？

其後，看了魏紹昌的《我看鴛鴦蝴蝶派》，才知這派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江湖奇俠傳》便歸類為廣義。但，要為「鴛蝴派」下個明確的定義，很難，因為歷來便有多種說法。魏紹昌編的《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在「敘例」中便說：「鴛鴦蝴蝶派，亦名禮拜六派。」所謂「禮拜六派」，是指1914年6月創刊的一份周刊。這份雜誌由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總發行，在內地南北各大城市都設有分售處，前後共出二百期。甫出版，即一紙風行。前百期出至1916年4月，主編為王鈍根和孫劍秋。停刊後，1921年3月復出，至1923年2月止，由周瘦鵑任主編。《禮拜六》標榜「一編在手，萬慮俱忘」。

除魏紹昌外，芮和師、范伯群、鄭學弢、徐斯年、袁滄洲編的《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亦將《禮拜六》作者群統歸為「鴛蝴派」，但仍有爭論。內地學者劉揚體的《流變中的流派——「鴛鴦蝴蝶派」新論》有此說法：

「我之所以不贊成把這個派別局限在『五四』之前，而且偏執於用四六文寫哀情小說的少數作者，也不贊成把它與『禮拜六派』分開，或出奇地擴大這個派別的範圍，就是因為這幾種劃法，與『鴛鴦蝴蝶派』實際存在的狀況不相符合，認識上帶着很大的主觀隨意性。一個流派一旦形成，在其影響下，後來又有一些作者跟起效法，帶着創作特色與先前發軔作家相似的作品，自覺不自覺地參加到這個派當中來，從而被當時或後來的人評定其屬於此派，這種情形在中外文學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劉揚體這種說法是將視角放在宏觀的文學史觀上，由「狹義」到「廣義」，都是「流變中的流派」。他進一步解說：

「『五四』前鴛派作者中已有人逐漸採用白話，或同時用文白兩種語體寫作，故僅僅視其是否用過駢文並以之作為劃分的依據，是講不通的。再拿『禮拜六』與『鴛蝴派』來說，它們不過是同一流派在不同階段的兩種稱謂，兩者的文學主張、作者隊伍、創作傾向是一脈相承、前後一貫的。我們沒有必要把一個可以有不同稱謂的流派人為地分割開來。」

■此書先出港版，修訂後出了這部台版。 作者提供

劉揚體這種說法是將視角放在宏觀的文學史觀上，由「狹義」到「廣義」，都是「流變中的流派」。我認為此說可成立，也可為魏紹昌等的定義，作了最好的註腳。

魏紹昌在《我看鴛鴦蝴蝶派》「尾聲」中說：「我將鴛鴦與蝴蝶這兩種小動物美麗動人的外貌引伸為這一派命名的定義，既符合他們自己發表作品主觀上追求的目的，也不違背新文學方面歷來對他們所抱的觀點。」文學各有派別，理應互不干犯，何必攻伐？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 「亞蘭嫁亞瑞」原來是「亞懶嫁亞衰」

妻：嫁了你這個「衰」老公真是前世宿恨囉！
夫：娶了你這個「懶」老婆真是今生報應囉！

歇後語中但凡有涉及人物應非什麼特定人物，而是另有所指，如：

- 「亞聾送殯——唔聽佢支(死人)笛[1]」中的「亞聾」指的是個聾子。
- 「亞崩叫狗——越叫越走[2]」中的「亞崩」指的是個有兔唇缺憾或門牙崩缺的人。
- 「亞三睇戲——齣齣新鮮[3]」中的「亞三」不是有人叫「亞三」，而是指三歲小孩。

「亞蘭嫁亞瑞——大家累鬥累」這個歇後語裡的「亞蘭」和「亞瑞」應沒例外。很可惜人們甚至學者竟為這兩位主角到處亂找主人翁，以下是兩個網上最流行的說法：

1. 「亞蘭」和「亞瑞」分別是「蘭花」和「瑞香花」。這兩種花均是有香氣的花卉，放在一起則香氣重疊(撞香味)，「累鬥累」也。
2. 「亞蘭」是「花木蘭」，「亞瑞」是《西廂記》的「張君瑞」。君瑞只愛娉婷婀娜的崔鶯鶯，怎會愛上那巾幗鬚眉的花木蘭，反過來這「男人婆」也不會揀上這白面書生；所以如成事，就是錯點鴛鴦譜，「累累贅贅」也。

在否定上述說法前，先看看以下一個問題：舊時中國男人和女人一生中最不想遇上怎樣的境況？要探討這個問題，可由廣東人這句俗話說起：

女人至怕嫁錯郎[4]

舊時女人一生所託就是其夫家。可以這麼說，丈夫長進(好)，一生幸福；丈夫墮落(衰)，一生怨恨。是故女人萬萬不想嫁錯郎，即嫁了個「衰丈夫」。那邊廂，就是：

男人至怕娶錯妻

舊時，「男主外，女主內」，如果妻子全心全意打理家務、照顧小孩，這個家庭才會幸福快樂；反之只會家無寧日，怨聲不絕。是故男人萬萬不想娶個不顧家的妻子，即娶了個「懶妻子」。

如大家都接受這個答案，那「亞蘭嫁亞瑞」中的「亞蘭」和「亞瑞」就分別是「亞懶」和「亞衰」(蘭懶、瑞衰，諧音也)。「亞懶」如「嫁」了「亞衰」，各自的短處導致不是這時此方連累彼方，便是那時彼方連累此方，總之「大家累鬥累」。比方，丈夫好賭，把錢輸光找人借貸，還不了便逃個無影無蹤，害得債主臨門，妻子被迫承擔債務，有些丈夫可真離譜(不靠譜)——售妻鬻[5]女，即賣妻兒償債，不就是給「衰丈夫」連累了嗎？又比方，妻子終日與鄰家婦搓麻將，致使丈夫在一天辛勞後仍要處理家務、教導小孩，可謂心力交瘁，如娶的不是個「懶妻子」，會給連累成這個樣子嗎？

1 聾子去送殯，根本聽不到為死人吹奏哀樂的笛聲；借指不聽某人所說的一切，尤其那些說教的話語。
2 有這種缺憾的人發音不準，見狗時喊「狗」(叫狗)，狗聽不清，以為他喊「走」，於是便「越叫越走」了。
3 舊時小孩三歲前應沒有看戲(粵劇)的經歷，故對他來說每齣戲都抱有新鮮感。(「出」不是「齣」的簡體，但音同。要注意的是「一齣戲」的簡寫是「一出　」。)
4 「盤上種蓮——屈藕」的歇底就是「嫁錯郎」。(在空間不大的花盤上種蓮，生成的藕自然屈曲，即出現「屈藕」；「屈藕」的諧音是「屈偶」，即受了委「屈」的配「偶」，成為「屈偶」就是「嫁錯郎」了。)
5 「鬻」讀juk6(肉)，解「賣」。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生活點滴

■吳翼民

# 山貨迤邐

有人氣方能聚集財氣。因為長興這裡的農家樂搞得太風生水起，一個小小的山村居然嘩啦一下樹起了五百多家農家樂莊園，以每家農家樂時常接待五十個度假者計，那麼經常聚集起來的人數就有二萬五千個之多，這二萬五千的流動人口可以抵得一個中等鄉鎮的規模呢。於是焉，山村村道上從早到晚車來人往的，一茬客人走了，又換了一茬新的客人。人多了，貨物也隨之而多，到鎮上、縣裡乃至市裡拉供給的車輛也絡繹於途。我看到這一輛車拉的是過冬的棉被，那一輛車拉的是油鹽醬醋，還有拉建築材料的，因為農家樂莊園的別墅式建築要不斷擴建和翻新，就得拉建材和裝飾材料等，我們下榻的這一家兄弟兩房經營的農家樂原先的別墅已經造得很堂皇了，年前又新起了兩幢，現在開始造第五幢了，正夯着地基，剋日便將起屋。這裡的山民都野心勃勃，非得爭個農家樂第一不可。我沿着彎彎的山道走上一圈，兩年前三年前的建築全換了新顏。換新顏好哇，最樂的當然是來此度假的城裡人啦，房子是越住越氣派，價格倒不見有什麼提升。這便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好處。我們這些城裡的老人當然希望農家樂競爭越來越激烈，促使硬件日日改善，軟件——服務質量時時提高，何樂而不為哉？

閒話休提，且說這裡的農家樂人氣越聚越旺，也樂壞了四鄉八鄰的山民呢，他們的生財之道便隨之越發的寬暢，於有力的明證是，這裡的山道迤邐排列開了各式各樣的山貨攤點，成為隨着農家樂熱而趨熱的一大景觀。前幾年我來長興農家樂度假時只偶爾看到一輛二輛流動的賣山貨的小車，現在則迤邐排列於山道，點點簇簇皆是，那些兜售山貨的小車一輛接着一輛，只繞着一座座農家樂莊園轉悠。有搶先一步者乾脆在山道邊租了個小小的門面開起了山貨超市。於是乎，來此度假的城裡人也東一簇西一簇圍住了那些或流動或固定的攤點比較、選購，討價還價之聲比樹叢竹林裡的鳥鵲鳴叫還熱鬧。我很喜歡這樣的場景，總是走前去看看有什麼貨物，是什麼價位，也看看賣主和買主的人生百態。

我記得三年前來此時就向這種流動的山貨車買過不少山貨，比如山核桃筍乾之類，當時發現山核桃仁比較實惠，就買了好幾包回家，結果精明的女兒一看就嚷嚷了起來：「哎呀，這哪是山核桃仁，明明是碧根果仁嘛。味道相差一大截呢。」我說：「山民們那麼純樸，怎麼會蒙騙我呢？」女兒回答：「不能只看表面的純樸，賺錢的慾望會把人的內心扭曲。當然攤點少也是個重要緣由，攤點一少，沒有競爭和比較，人就會耍滑使詐。」我細一想確實如此，在物質嚴重匱乏的年代，好貨孬貨只要買到貨就上上大吉，怎麼還能挑肥揀瘦？我們這茬人當年都有過不堪回首的經歷。眼下則不然，山道迤邐都是山貨，哪個攤主不小心謹慎着規規矩矩做生意呢？再說，離此不遠處就有着大型農貿市場，要買什麼山貨沒有？山民們也不過打個時間差，搶在度假者們尚未去大市場前做上點兒生意。我一路看着那些攤點，看着攤主們誠實的眼神，聽着他們懇切的話語，充分相信他們的貨真價實，我跟同來的度假者們說，現在這時刻，放心買山道上的山貨便是了，絕不會再像數年前那樣上當受騙啦。要相信時代的進步，人心的向善，相信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力量。果然許多朋友都在山道上買到了滿意的山貨。

天色向晚，山道上迤邐的山貨攤點依然吸引着一撥一撥前來選購貨物的人們。我默默祝願山清水秀的環境裡買主和賣主的內心一樣地山清水秀。

古典瞬間

■唐寶民

# 華羅庚與聞一多的交往

華羅庚與聞一多年齡相差11歲，一個是數學家，另一個是文學家，按理說不會有什麼密切交往，但近讀顧萬南先生的文章，始知華羅庚與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期間曾經交往密切，結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誼。

早在華羅庚剛進清華園時，兩個人就相識了，那時，華羅庚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但他很喜歡聞一多的詩文，對他十分敬仰。兩個人真正的交往，是在西南聯大時期，那時，日機天天轟炸昆明，城內的住房特別緊張，很多教授便到郊區租房子住，聞一多就在北郊的陳家營找了一間很小的房子住，家裡八口人，十分擁擠。有一天，聞一多在街上遇到了華羅庚一家，原來，華羅庚一家正在到處找房子，聞一多一聽，便邀請華羅庚一家與他們住到一起。一間小屋子，中間用簾子隔開，一面住着華羅庚家六口人，另一面住着聞一多家八口人。每到晚上，簾子兩邊各點着油燈，兩位教授在燈下工作到深夜，聞一多研究「槃瓠」，華羅庚研究素數，相處融洽。華羅庚曾經寫過一首詩來形容這段生活：「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當時，由於戰時物價飛漲，生活艱苦，為了養活八口之家，聞一多不得不靠刻圖章來增加收入，以緩解生活壓力。聞一多精心刻了一枚圖章贈送給華羅庚，上面寫道：「頑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寫得十分幽默風趣。這枚圖章，華羅庚一直珍藏着。華羅庚是在火車上得知聞一多遇害的消息的，他十分悲痛，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悼念聞一多，他在文章中寫道：「作為一多先生的晚輩和朋友，我始終感到汗顏愧疚。在最黑暗的時候，我沒有像他一樣挺身而出，用生命換取光明！但是，我又感到寬慰，可以用我的餘生完成一多先生和無數前輩的未竟事業。」

讀完這段往事，我們既可以體會到聯大教授生活的艱辛，也感動於兩位教授之間的偉大友誼。

詩詞偶拾

■俞彗軍

# 聆聽江南

聆聽江南
聆聽悠徐曼緩的運河水
聆聽魂牽夢縈的故鄉
那扣人心弦的絲竹聲聲

聆聽江南
聆聽碧葦搖曳的古村老宅
聆聽每一片黛瓦每一朵薔薇
那邈遠清幽的鏗鏘迴響

聆聽江南
聆聽花團錦簇的社區
聆聽枝葉葳蕤的林蔭道
那燕語鶯聲的曼妙歌唱

聆聽江南
聆聽遍插茱萸的庭院
聆聽窗明几淨的書房
那英俊少年吹奏的笛聲悠揚

聆聽江南
聆聽紅霞滿天的黎明
聆聽曙光初照的綠茵場
那縈繞太湖的笑語歡歌